

福建近代名人传记丛书



林白水

王植伦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林白水

木心题

● 王植伦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新登字 02 号

林白水

王植伦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大梦山 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6 千字 5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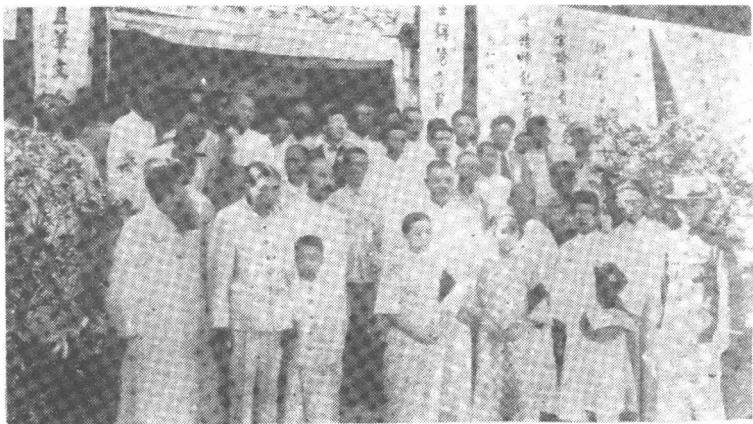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

ISBN7—5334—1120—X/K · 42 定价：5.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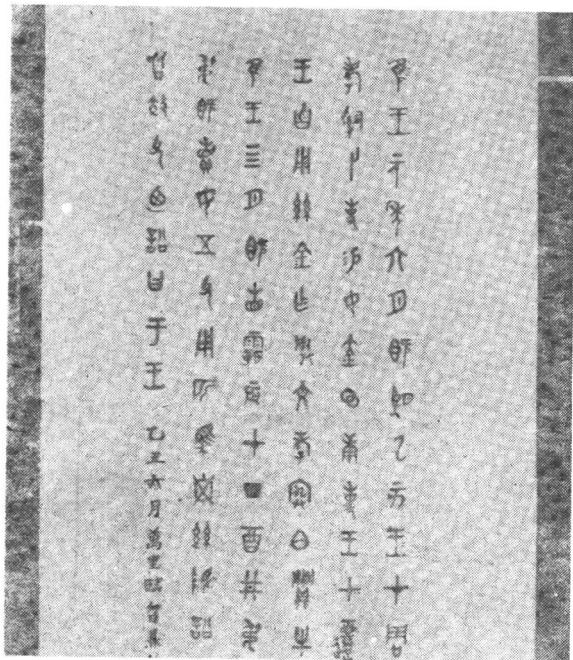


孙中山先生为林白水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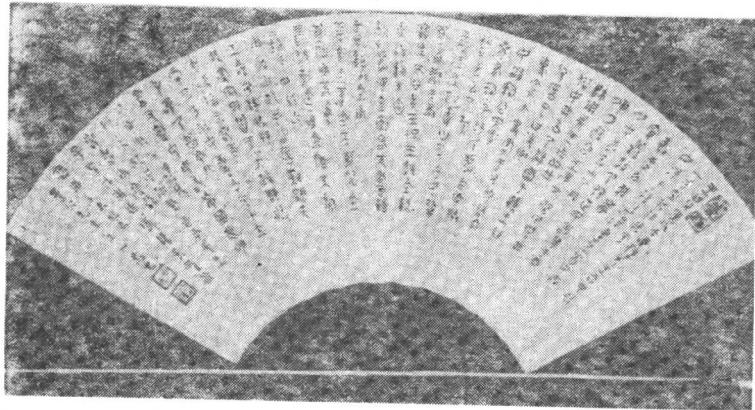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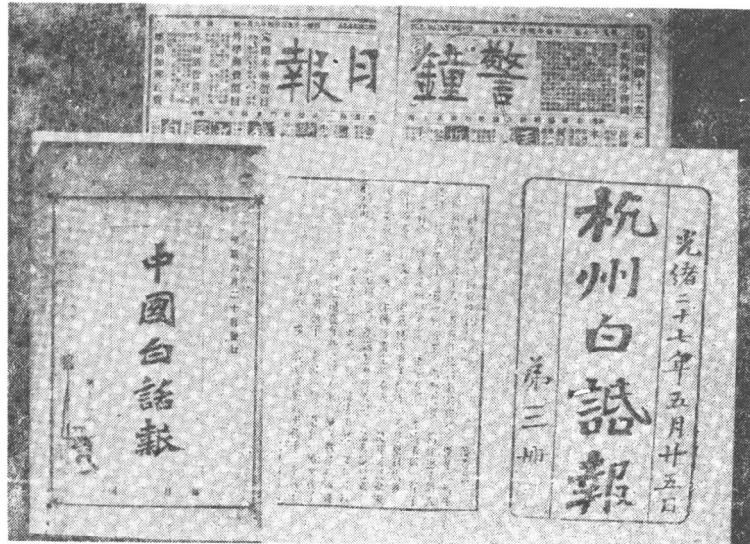
1928年北平市政府于下斜街全浙会馆为邵飘萍、林白水举行追悼会后摄影、中立白衫套黑纱者为林慰君

林白水书法，临西周召鼎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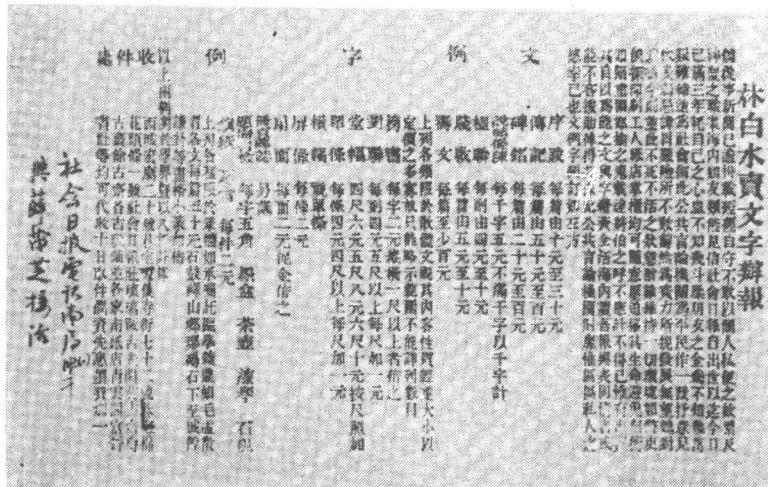


林白水书法，临毛鼎铭文





林白水创办的报纸



林白水卖文字办报润例

遺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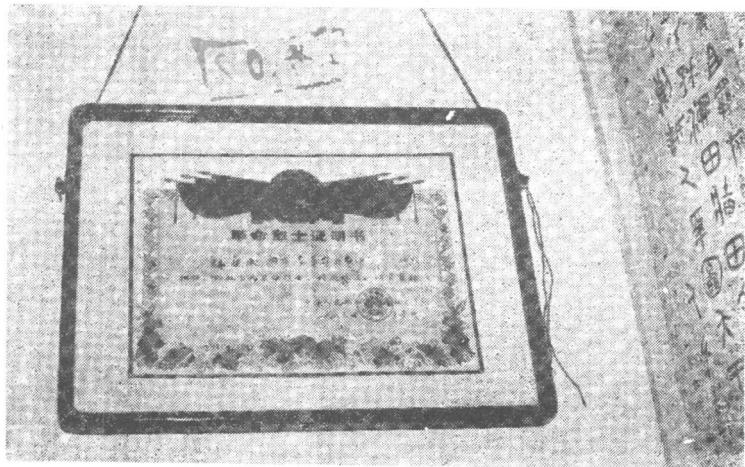
北京社會日報
五十年九月二日
電四百三十七號

謹絕布生淚別家半世所不無波折
久飄流离愛女及夫婦集此一卷而後復回
家庭應少稱宜即和氣可得而勿嫌淡素
惟翁性情生律肉軀虛淡及帮忙持生平
太作影人子天應佑我家人也

丙寅八月立于在寧財產經手

油餅紙宏廟女子
林太太
外衣四件
金手鍊一个
東漢印

林白水遺囑



革命烈士证明书

序 郭风

就我个人来说，似乎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喜欢传记文学。少小时爱听有关名人的故事或传记，年青时爱读历史人物以及作家、艺术家的传记或自传。这种热情直至暮年，似乎不若年青时代那么炽热，但并未衰竭，譬如，不久之前，在逛书店时看到《乔治·桑自传》，便喜不自禁地购回来了。我的书橱里至今还排列着诸如《歌德自传》、《邓肯自传》以及罗曼罗兰所著《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此外还有《海敏威传》、《卡夫卡传》等不下廿余种。相对地说，我国古典的传记文学（不包括历史小说）似乎较少。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似乎往往寄寓于“墓志铭”这一文体中，其中当然也不乏佳作，如韩愈所作的柳子厚墓志铭，乃为传世之作。至于我国的传记文学，其开山祖并且以杰作出现者当推《史记》的有关世家或列传，它们是历史与文学之典范性的融合之作。此外如《世说新话》，也许是片断性的、散文趣味很浓的传记小品；还有便是大量的有关文人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这说明，中外古今传记文学无不成为文学之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年来，我国的传记文学得到发展。既有

专载传记的刊物，报纸上也出现有关专刊传记作品的定期专版。革命领袖以及科学家、文化人的传记时时出版。就福建来说，近些年也不断出版有关历史人物的传记。这当然是一种可喜的景象。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少至老均喜谈传记，这可能是因为能从中吸取种种力量，当然也出于自己对于所景仰人物的身世渴求了解，而这，实际上也为了更深切地从他们的经历以至心灵中吸取某种精神力量，某种道德力量。一般地说，那些在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其他各种事业方面取得成就，造成影响的人士，他们的人格，他们对于人生进取、对于社会奉献的精神，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往往为世代人民所尊崇。我想，这是传记文学在当代发达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另外，作家视野的扩大和对于创作领域的开拓，不能不说也是另一重要因素。

最近我读到王植伦同志所著的传记文学《林白水》的书稿，感到十分欣喜。福建在近、现代出现过几位杰出的文化、新闻界的战士，譬如林白水、邹韬奋、邓拓。他们的一生几乎与近代、现代的文化斗争、政治斗争密切相联。而各人又各有自己的经历和所走的道路。这里且不谈邹韬奋、邓拓；单就林白水而言，他可以说是我国新闻界的最早的一位拓荒者，他与孙中山的反清和民主革命有密切关系，而与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有些牵连，但总的来说是朝着民主运动的潮流前进，而终为军阀所害；他与我国近、现代文化史、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人物均有来往。所以，在我看来，有关林白水的传记实质上不仅仅是他个人一生的曲折而奋发的经历，同时也从他的生活历程中反映了我国近、现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某些侧面。我读了《林白水》，深感这部传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史诗的性质。作家的笔墨能把林白水——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杰出人物、民主运动的烈士——一生中所备尝的酸甜苦辣的各种人生滋味及他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他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同时能以史诗

的笔调把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冯玉祥以及慈禧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张宗昌等的行状交织在一起地描绘出来；能把诸如蔡元培、章太炎、邹容、高啸桐、林纾、高梦旦等的事迹交织在一起地描绘出来，从而使读我读后，感到每一章节似乎在熠熠生辉地把我国近代、现代史的某些事件重现出来，使人们感到历史是在曲折地、艰辛地前进的，而为了推动历史的前进，人民群众和每个时代的先进人物付了很大代价，包括他们的生命。

我觉得《林白水》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书。

最后，我很想为本书的作者说几句话，本书的作者王植伦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潜心文史（特别是福建文史）的研究，已出版《萨镇冰》、《魂系太极——黄性贤》等传记文学及其他作品二百数十万字。他现在已近六旬，居然又献出这部巨著，老实说，这种对文学事业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使我感动的。

1992年3月16日，福州

序

林觉民

在近代中国报界，林白水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他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报坛先驱。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严格地说还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空白。因此，我十分希望能有林白水的传记著作问世。这样，既可使他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得以昭彰，又可激励当代的新闻工作者向这位人民的烈士学习。学习他心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的渊博知识，学习他为了反对恶势力而英勇捐躯的大无畏精神。

现在，《林白水》传记文学终于问世了，我的希望得到了满足，因此，我是十分愉悦的。尤其是由王植伦同志这位福州人、老记者来写福州籍的新闻界前辈林白水，更是合适。

我有幸于此书出版之前，读过该书的书稿，感到这部长达25万余言的著作，有着如下突出的特点：一是浓厚的“闽味”。林白水生于福州的农村，青少年生活于闽山闽水闽人之间，在他的身上散发着十分浓厚的“闽味”。在《林白水》里，林白水是与蔚郁的榕荫、浩荡的闽江、纯朴的闽俗，以及同时代的福州人物和事件同在的。书中的语言、文字也蕴含了福州话的韵味和特色。二是丰富、独特的史料披露和运用。作者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从福州坊巷中的故老、林氏的后裔和公私藏书家等处，搜集到大量有关林白水的资料。尤其是得到了林白水的女公子美籍华人教授林慰君的鼎力帮助，因此，书中的许多资料，可以说是“独家”和首次披露的，十分宝贵。三是把林白水这个特定人物置于清末民初特定的环境中进行描述，再现了那个时代混乱、动荡、穷困、苦难、维新、革命的历史波

澜。那个时期的著名的、显要的各色人物，如孙中山、黄兴、蔡元培、林纾、高啸桐、高梦旦、黄展云，以及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宗昌等都在书中出现。基于此，我以为，《林白水》既可作为历史著作来读，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在阅读中，我颇为书中的许多精彩描述所感染和未曾得知的一些史料所吸引，觉得此书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王植伦同志勤于笔耕，近十年来便有《萨镇冰》、《魂系太极》和《林白水》等长篇传记文学和其他作品约 200 多万字问世。对于这位同行，我对他怀有一份钦佩的心情。他担任《福州晚报》副总编、《文化生活报》总编，笔政可谓繁忙，又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社会活动。然而，他却痴迷于业务创作，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和工余都消融于方格之中，尝够笔墨艰辛。因此，我衷心地祝贺他的成就。

福州史称“海滨邹鲁”，是一座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当今，她又是全国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她都是一方文学创作的良壤沃土，可供选择的风流人物和重大事件、重要题材，实在丰富，尤其是近代，不论是政界、科学界、军事领域乃至文坛，活跃着一批在当时和在历史上、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当今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之时，也活跃着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将对中国历史的前进以巨大的推动。他们对文学界的辛勤笔耕者同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我在祝贺《林白水》出版的时候，期待着福州市有更多更好更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作品问世。

前　　言

邓拓序

林白水是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心目中的人杰和鬼雄。作为福州人和新闻工作者的我，深深为自己的家乡出现这样的先驱人物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从四十年代末，我便参加了新中国的新闻工作，就知道中国近代报坛上有林白水其人。但真正留心考察林白水其人其事，还是六十年代初读了《燕山夜话》中邓拓同志写的《林白水之死》的文章后开始的。那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写经济报道落笔很是困难，于是我也想学“三家村”人开创的“夜话”模式，搞一些文史题材的写作。于是便循着这位同乡（邓拓也是福州人）在文章里提及的思路和线索，一一寻觅下去。从中我吃惊地发现，林白水作为辛亥革命反清的先锋，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反封建斗士，作为我们福州开风气之先的乡贤，都是应该得到很高评价的。但是，“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了？”（《林白水之死》中语）当时我很觉奇

怪。不过后来细想，在那个时候思想领域中占统治的是极左思想，谁敢来为这个既与孙中山又与袁世凯等都有往来的复杂人物说话呢？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事实上，就连邓拓也只说了诸如：“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的话，但他的话声刚落，他自己便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以后还惨遭迫害致死了。自然在这个时期和稍后一些时间，提及林白水的还是有人，但多把他当成是“有奶便是娘”、“拿别人津贴办报”的“无耻文人”；还有人说林白水虽死于军阀屠刀之下，但也是“死不足惜”的。用这样苛刻的不作历史分析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确是太不公平了。作为林白水家乡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我虽也跃跃欲试，很想写点文章，为林白水说说公道话。但终因自己阅历和知识浅薄，胆量不壮，也由于自己手边的资料太少，无法下笔。

改革开放的春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侨乡城市和台胞故土城市的福州，更是春风化雨，春花烂漫，一片清新气象。1983年7月，林白水之女公子、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教授林慰君，在与祖国睽违了四十余年后的从太平洋彼岸飞抵北京，向国家民政部为乃父申报烈士证书后，旋即飞返故乡福州，筹划在林白水的出生地闽侯县青口乡青圃村建立永久性的林白水纪念馆。笔者有幸以新闻记者身份对她作了采访，听取她对林白水事迹和评价的意见；多年久藏心底的为林白水作文的念头，又在笔者心中悠然苏生。随着林白水纪念馆筹备工作的进展，由林慰君教授收集的有关林白水的大量报刊、著作和个人收藏品等资料，源源从美国，从京沪等地运抵青圃村，为我的写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十分感谢我的族侄、原闽侯县政协副主席王明治先生，他多次驱车陪同我来青圃，或借阅抄录资料，或访问乡间老人，或现场摄影录音，……在二三年之间，竟让我积累了一百余万字资料（加上从其他地方收集到的资料不下二百余万字）。于是，我便把所有

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都用到写作《林白水》上。开头，我只想写五六万字的连载作品，供《福州晚报》刊用。可是下笔之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到了1986年7月林慰君女士第二次来福州，为林白水纪念馆揭幕并出席福建省各界纪念林白水就义六十周年大会的时候，已经写好了本书的前半部十余万字。林女士从市侨联离副秘书长那儿获知此事，至为欢慰，立即向笔者索阅书稿，并约见面试。

记得那是风和日丽的8月7日上午，笔者按约来到闽江饭店十四楼。一见面，林女士便热情地说：“昨晚我把王先生的大作一口气读完，异常高兴。过去我以为家乡人对先父疏于了解，也乏钟情。读了先生的著作，我改变了看法。原来家乡人对先父了解甚多，评价也很公允。真是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啦！”接着又说：“不过昨夜因为拜读先生大作，通宵未眠，这个‘损失’却要王先生‘赔偿’的。”这亲切幽默的话儿出自一位七十余岁老人的口，直把笔者惹得哈哈大笑，会见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活泼了。这次晤谈，半天不够；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晤谈了半天。其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独家”资料和对拙作的看法，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临别，林女士一再叮咛：《林白水》一书务请于明年（1987年）夏季完稿，届时她将重返福州，为其叔祖、甲午中日海战烈士林履中和其姑母、中国女权运动先驱林宗素的纪念亭落成剪彩。林女士说：“如果王先生同意，届时书稿还可由慰君带到海外出版。”

1987年夏天的福州，暑而不炎，游人如云。正当笔者翘首期盼长空，等待着林慰君女士到来的时候，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林慰君教授不幸于1987年3月27日罹难于一次车祸。我泪湿胸前，伤心难过了好长时间。

按照林女士的生前嘱托，《林白水》初稿早于数年前脱稿。随后又经多次修改，使之更臻完善。我们的乡贤人、文高德邵的冰心老人应笔者的请求为该书题签。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郭风

先生和中共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爱枝同志，在百忙中披阅了本书书稿，给以明确的指导和亲切的鼓励，并热情作序，令笔者感激莫铭。对于在《林白水》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笔者以各种支持和帮助的同志和朋友，趁此一并致谢。

写于 1992 年初春之福州乌山南麓报庐

目 录

一 檀子	(1)
二 家教	(7)
三 离别	(15)
四 马喑	(23)
五 人塾	(30)
六 拜师	(37)
七 丧母	(44)
八 别家	(49)
九 寓杭	(57)
十 悼叔	(63)
一一 寻觅	(69)
一二 天伦	(76)
一三 游湖	(83)
一四 兴学	(89)
一五 避祸	(96)
一六 蒙学	(103)
一七 话报	(110)
一八 救妹	(117)
一九 沪上	(124)
二〇 东渡	(133)
二一 觉醒	(142)